

《苏轼资料汇编》拾补举例

谢桃坊

自1959年,四川大学中文系即开始搜集关于苏轼的资料,编成《苏轼诗文述评》初稿;八十年代初由该系唐宋文学研究室重编为《苏轼资料汇编》新稿,引书近六百种,计一百四十余万字。全五册,199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。此巨编之问世提供了关于苏轼之丰富的文献,便利于学者之研究工作,功莫大焉。关于收录资料之原则,编者申明:“文集、笔记、诗话中比较分散的资料,凡有助于轼文之收集,异文之考校,本事、典故之诠释者均予收录。有关资料之取舍,宋金元求详尽,明清从严,清以后一般不收。”此原则固无可非议,但因此编“成于众手”,限于条件,以致遗漏资料甚多,尤其所遗者多为重要的宋代资料,遂有失“资料汇编”之学术意义,甚令人感到遗憾。兹就个人翻检所得,辑出一些所遗之宋代资料,谨举例以明之,盼再版时广为增补。

(一)《汇编》完稿于八十年代之初,当时影印本《四库全书》尚未出版,故遗漏宋人别集有关之资料较多。兹从《四库全书》所收宋人别集摘出以下诸条为补遗:

此盖伏遇端明先生,辨内外之境,竟荣辱之归,不以人灭天。故诚不以物累志,故正虚而生大白以成明,继古人之忠端,作当代之标准。……伏愿早膺纶綍,入正台槐。以平日所欲言而不得言者,倾竭于冕旒之前;以平日所欲行而不得行者,抖擞于钧轴之上。(郑侠《谢苏子瞻端明启》,《西塘集》卷八)

东坡先生再入翰林为学士承旨，未阅岁复请守郡，得汝阴，意甚喜之。谢上章以宗资、范孟博、晏元献公、欧阳文忠公为言，盖以其主宾之贤，风烈可尚也。士大夫以为宗、范异代，元献公越在前朝，文忠公虽近世未久，然异方晚进之士或不及游其门。先生文章忠义为当世准的，其所寓山川国邑，犹且使人怀慕想望，矧其宾从寮案有英伟俊杰者乎！……（赵）德麟出《汝阴唱和》多响日所传者三之二，粲然盈目，固足以使汝阴之人与夫它邦之人至汝阴者，自今时至于百世，皆慕怀想望，以为一段往事，是必与欧阳子《思颖》诸诗俱传于无穷。鴈益恨于是时，不得操纸执笔，从二三子后，以奉觴咏之乐，亦附名于不朽也。今先生得罪窜南海，异时门生故吏，孰肯顾恤？独吾德麟之意不替平昔，又取此诗使鴈叙之，其义甚高，非世俗所能为也。（李鴈《汝阴唱和集后序》，《济南集》卷六）

博望侯乘槎而游，吾夫子乘桴而浮。仲尼固阨穷于四海，而张骞又功名之流也。黠哉！东坡高目九州，视死生犹大梦，均溟渤于一沤。故能以巨海为家，以枯木为舟。风涛如山，而神色甚休。盖入火不热，入水不濡，具古至人之俦欤！（周紫芝《李伯时画东坡乘槎图赞》，《太仓稊米集》卷四三）

翰林苏公以元丰二年八月十八日属吏，十一月二十七日狱成，有旨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。公就逮百有馀日，凡御史追捕讯鞠之辞，率坐诗语讥谤，故当时款牍，好事者争相传诵，谓之《诗讞》。予前后所见数本，曾大概相类，而首尾详略多不同。今日赵居士携当途储大夫家所藏以示予，比昔所见加详，盖善本也。被东坡以《湖州谢表》获罪于朝，监察御史何正臣、舒亶辈交章力诋，皆以公愚弄朝廷，妄自尊大，宜大明诛罚，以厉天下，于是始有杀公之意焉。神宗皇帝以英明果断之资，回群议于汹汹中，赖以不死。余顷年尝见章丞相论事表云：“轼十九擢进士第，二十三应直言极谏科擢为第一。仁宗皇帝得轼以为一代之宝。今反置在囹圄。臣恐后世以谓陛下

听谏言而恶讦直也。”旧传元丰间朝廷以群言论公，独神庙惜其才，不忍杀。丞相王文公曰：“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？”当时献议以公一言而决。呜呼，谁谓两公有是言哉？盖义理人心所同，初岂有异，特论事有不合焉。（周紫芝《读诗献》，《太仓稊米集》卷四九）

某尝谓天之生贤，似亦有数。生之实难，遇之亦难。唐之文章，三变而后得韩愈。愈之门生，如张籍、李翱、皇甫湜、孟东野之徒，皆哗然有闻于世，后学者闻其风而悦之。韩愈死又二百余年而生欧阳公，收拾贤者汲汲如饥渴。当时门人皆一时胜流，如尹师鲁、石曼卿、苏子美、梅圣俞辈，实与异世而相望焉。自嘉祐、治平之间不三十年，而翰林苏公主盟斯文。苏公之门如黄鲁直、秦太虚、张文潜、晁无咎与阁下诸门人，皆以道德文章，冠冕后进，视韩欧门下士未肯敛衽也。（周紫芝《见李端叔书》，《太仓稊米集》卷五八）

绍圣初元苏文忠公轼南迁，过太和，邑人宣德郎致仕曾公安止献所著《禾谱》。文忠美其温雅详实，为作《秧马歌》，又惜不谱农器。时曾公已丧明，不暇为也。后不余年，其侄孙来阳令之谨始续成之。凡耒耜、耨耨、车戽、蓑笠、铎刈、茶薺、杵臼、斗斛、釜甑、仓庾，厥类惟十，附以杂记，勒成三卷。皆考之经传，参合今制，无不备者。是可补伯祖之书，成苏公之志矣。（周必大《曾氏农器谱题辞》，《文忠集》卷五四）

元丰己未，东坡坐作诗谤讪，追赴御史狱。当时所供诗案，今已印行，所谓《乌台诗话》是也。靖康丁未岁台吏随驾挈真案至维扬，张全真参政时为中丞，南渡取而藏之。后张丞相德远为全真作墓志，诸子以其半遗德远充润笔，其半犹存全真家。予尝借观，皆坡亲笔，凡有涂改即押字于下而用台印。苏子容丞相元丰戊戌岁尹开封，治陈世儒狱，言者诬以宽纵。请求于是秋亦自濠州掇赴台狱。尝赋诗十四篇，今在集中。序云：“子瞻先已被系，予昼居三院东阁，而子瞻在知杂南庑，才隔一

垣。”其诗云：“遥怜北户吴兴守，垢辱通宵不忍闻。”注谓：“所劾歌诗，有非所宜言，颇闻勘诘。”（周必大《记东坡乌台诗案》，《文忠集》卷一七八）

坡公结字稳密，姿态横生，一字落纸，固可藏玩，而况平生大节如此哉！窃尝观公议论，不合于熙丰固宜，至元祐初，诸老在朝，群贤汇征，及论役法，与己小异，亦未尝一语苟同。可见公之心，惟义之比，初无适莫也。方贬黄州，无一毫挫折意。此在它人，已为难能。然年尚壮也。至于投老炎荒，刚毅凜凜，略不少衰，此岂可及哉！范太史家藏公旧帖，其间虽有壮老之不同。然忠义之气，未尝不蔚然见于笔墨间也。真可畏而仰哉！（张栻《跋东坡帖》，《南轩集》卷三五）

盖公于是非可否，惟理所在，惟心所安，不以言出于己而必欲遂其事也。公在熙宁初，力论免役之非，及元祐欲行差役，公复以为难使。谋人之在国者皆如公用心，岂复有偏蔽之患哉！（汪应辰《题东坡奏文吕二公免拜诏》，《文定集》卷十一）

东坡初年力辟禅学如盐官县、安国寺、大悲阁记，省记不分明，其中引“日知其所亡，月无忘其所能”之类。其后读释氏书，见其汗漫而无极，从文关西等游，又见其辩博不可屈服也，始悔其少作。是凡释氏之说，尽欲以智虑臆度，以文字解论，如论成佛难易而引孟子“仁义不可胜用”。子由又有《传灯录解》，而子由晚作《老子解》乃欲和会三家为一，此盖习气之弊。窃以为无邪心，谓其不知道也。君欲指其失以示人，则如某事某说，明其不然可也。若概而言之，以与王氏同贬，恐或太甚。论法者必原其情，愿更察之也。（汪应辰《与朱元晦书》，《文定集》卷十五）

昔者国家右文之盛，蜀学如苏氏，洛学如程氏，临川如王氏，皆以所长，经纬吾道，各鸣其善鸣者也。程氏师友于康节邵公，苏师友于参政欧阳公，王同志于南丰曾公。考其渊源，皆有所长，不可废也。然学者好恶，入乎彼则出乎此，入者附之，出

者污之；此好恶所以萌其心者。苏学长于经济，洛学长于性理，临川学长于名数，诚能通三而贯一，明性理以辨名数，尤为经济，则孔氏之道满门矣，岂不休哉！（员兴宗《苏氏王氏程氏三家之学是非策》，《九华集》卷九）

臣窃闻之，王安石以新说行，学者尚同，如圣门一贯之说，僭也。先正文忠公苏轼首辟其说，是为元祐学人谓蜀学云。时又有洛学，本程颐；朔学，本刘摯，皆曰元祐学，相羽翼以攻新说，卒之不胜，稔成乱阶，尚同之过也。仰惟靖康定正国是，役其徒于四裔，凡悉力以尊崇元祐学者，皆得为专门名家，轼其倡也。逮绍兴至淳熙四十餘年，尧父舜子，授受圣学，一出天纵，犹夫子一贯之说，无彼此异同之尚。先日拒王氏说以策励圣门者皆录用其后子孙。苏氏一家，尤被旌眷，挺挺遗习，典刑相望，世有人矣，曰迟、曰符、曰籍，擢用于上皇之朝，特以世学为学者矩范，非若他人徒然先伐之矜也。今侍御公峤，以直道受知，以懿文进用。其施設语言，自世学中出。两官隆眷，振辉九牧，不特其乡之人也。迺者追锡文忠公美谥，以御叙贲其集，眷之于苏氏至矣。其子孙所以报答朝廷重意，以侈耀厥世，又宜如何？臣假守其乡，诗书耕稼，衣冠不替，以道德性命之归，为忠信孝悌之实。文不浮，质不塞，知法而易亲，晓礼而易诱，共知师用苏氏者以圣学之劝也。敬于郡圃作堂，以元祐学榜之，奉御叙与侍御公峤之跋，刻龔之堂上，与蜀士大夫共之，守臣职分也。具位臣李石谨记。（李石《苏文忠集御叙跋》，《方舟集》卷十三）

奎宿精神，乌台纆绁。神龙追电，天马汗血。世外文章，笔头风月。航海而南，平生奇绝。（王柏《古贤像赞·苏文忠轼》，《鲁斋集》卷六）

坡公八窗玲珑，天机飞跃，矢口成章，视佛语有何哉！一超直入，三昧现前，借渠拍板门槌，逢场作戏耳。后世以公为好佛，是不得其情者。自古知道之士，未尝不辟佛。其徒怒且怨。

公慢佛亦甚矣，其徒反欢喜赞叹，尤为可笑。若以《鱼枕冠颂》杂入《大藏》中，佛亦不能辨也，与《六马图赞》同此一机。方坡公之授晁公，授药寮也，虽当中原极盛时，此纸方罹大禁。药寮于丧乱流离，而不忍舍，其深爱可知。咸淳癸卯人日，如山出以示仆，距元祐癸卯已一百八十年矣。岂真有龙天护持乎？因书于后云。（王柏《跋如山东坡鱼枕冠颂》，《鲁斋集》卷十二）

（二）南宋学者朱熹的著述中关于苏轼之批评甚多，《汇编》虽引用了《朱文公集》、《朱子全集》和《朱子语类》，但因未细检全书，以致遗漏大量资料。兹谨据《晦庵集》（《四库全书》本）和《朱子语类》（中华书局校点本）补辑：

惟是苏学邪正之辨，终未能无疑于心。盖熹前日所陈，乃论其学儒不至而流于诡淫邪遁之域。窃味来教乃病其学佛未精，而滞于智虑言语之间，此所以多言而愈不合也。夫其始之辟禅学也，岂能明天人之蕴，推性命之原，以破其荒诞浮虚之说，而反之正哉！如《大悲阁》、《中和院记》之属，直掠彼之粗，以角其精，据彼之外，以攻其内，是乃率子弟以攻父母，信枝叶而疑本根，亦安得不为拙哉！近世攻释氏者，如韩、欧、孙、石之正，龟山犹以为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，况如苏子以邪攻邪，是束缊灌膏，而往赴之也，直以身为烬而后已耳。来教又以为苏氏乃习气之弊，虽不知道，而无邪心，非若王氏之穿凿附会，以济其私邪之学也。……苏氏之学虽与王氏若有不同者，然其不知道而自以为是则均焉。学不知道，其心固无所取，则以为正，又自以为是而肆言之。其不为王氏者特天下未被其祸而已。其穿凿附会之巧，如来教所称论成佛、说老子之属，盖非王氏所及，而其心之不正，乃谓汤武篡弑而盛，称荀彧以为圣人之徒。凡若此类，皆逞其私邪，无复忌惮，不在王氏之下。（朱熹《答汪尚书书》，《晦庵集》卷三十）

坡公海外意况，深可叹息。近见其晚年所作小词有“新

恩虽可冀，旧学终难改”之句，每讽咏之，亦足令人慨然也。
(朱熹《答廖子晦书》，《晦庵集》卷四五)

自是以来又复衰谢数十百年而欧阳子出，其文之妙，盖已不愧于韩氏，而其曰“治出于一”云者，则自荀、扬以下皆不能及，而韩亦未有闻焉，是则疑若几于道矣。然考其终身之言与其行事之实，则恐其亦未免于韩氏之病也。抑又尝以其徒（苏轼）之论考之，则诵其言者既曰“吾将老休，付子斯文”矣，而又必曰“我所谓文，必与道俱”。其推尊之也既曰“今之韩愈”矣，而又必引“夫文不在兹”者以张其说。由前之说，则道之与文，吾不知其果为一耶，为二耶？由后之说，则文王、孔子之文，吾又不知其与韩欧之文果若是其班乎？否也。（朱熹《读唐志》，《晦庵集》卷七十）

东坡说话固多不是，就他一套中间又自有精处。如说《易》，说其性命，全然恶模样。如说《书》，却有好处。如说帝王之兴，受命之祥，如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、《玄鸟》、《生民》之诗，固有是理，然非以是为先。恨学者推之过详，流于讖纬；后人举从而废之，亦过矣。这是他说得好处。（《朱子语类》卷一二〇）

荆公后来所以全不用许多儒臣，也是各家都说得没理会。如东坡以前进说许多，如均户口、较赋役、教战守、定军制、倡勇敢之类，是煞要出来整理弊坏处。后来荆公做出，东坡又却尽底翻转，云也无一事可做。如拣汰军兵，也说怕人怨；削进士恩例，也说士人失望。恁地都一齐没理会，始得。（《朱子语类》卷一三〇）

至如坡公著述，当时使得尽行所学，则事亦未可知。从其游者，皆一时轻薄辈，无少行检，就中如秦少游，则其最也。诸公见他说得去，更不契勘。当时若使尽聚朝廷之上，则天下何由得平！更是坡公首为无稽，从游者从而和之，岂不害事！但其用之不久，故他许多败坏之事未出。兼是后来群

小用事，又费力似他，故觉得他个好。（《朱子语类》卷一三〇）

东坡与伊川是争个甚么？只看这处，曲直自显然可见，何用别商量！只看东坡所记云：“几时得与他打破这‘敬’字！”这说话，只要奋手捋臂，放意肆志，无所不为，便是。只看这处，是非曲直自易见。论来若说争，只争个是非。若是，虽斩首穴胸，亦有所不顾；若不是，虽日食万钱，日迁九官，亦只是不是。看来别无道理，只是个是非。若不理会得是非分明，便不成人。若见得是非，方做得人。这个是非，便是人在脚底地盘。向前去，虽然更有里面子细处，要知大原头只在这里。且要理会这个教明白，始得。这个是非便是道，便是所谓“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”。（《朱子语类》卷一三〇）

国初文章，皆严重老成。尝观嘉祐以前诰词等，言语有甚拙者，而其人才皆是当时有名之士。盖其文虽拙，而其辞谨重，有欲工而不能之意，所以风俗浑厚。至欧公文字，好底便十分好，然犹有甚拙底，未散得他和气。到东坡文字，便已驰骋，忒巧了。及宣政间则穷极华丽，都散了和气。（《朱子语类》卷一三九）

（三）宋人关于东坡词之词话与词评，其中很多对后世颇有影响者，《汇编》失收，兹试补以下各例：

东坡居士以丙辰中秋欢饮达旦，大醉，作《水调歌头》兼怀子由，时丙辰熙宁九年也。元丰七年，都下传唱此词。神宗问内侍外面新行小词，内侍录此进呈。读至“又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”，上曰：“苏轼终是爱君。”乃命量移汝州。（鲟阳居士《复雅歌词》）

（《卜算子·黄州定慧院寓居作》）“缺月”，刺明微也；“漏断”，暗时也；“幽人”，不得志也；“独往来”，无助也；“惊鸿”，贤人不安也；“回头”，爱君不忘也。“无人省”，君

不察也；“拣尽寒枝不肯栖”，不偷安于高位也；“寂寞吴江冷”，非所安也。此词与《考槃》诗极相似。（鲟阳居士《复雅歌词》）

本朝太平二百年，乐章名家纷如也。文忠苏公文章妙天下，长短句特绪餘耳，犹有与道德合者。“缺月疏桐”一章，触兴于惊鸿，发乎情性也；收思于冷洲，归乎礼义也。黄太史相多大以为非口食烟火人语，余恐不食烟火之人口所出仅尘外语，于礼义遑计欤？（曾丰《知稼翁词序》，《缘督集》卷十七）

世言稼轩居士辛公之词似东坡，非有意于学坡也，自其发于所蓄者言之，则不能不坡若也。坡公尝自言与其弟子由“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”，且以为得于谈笑之间，非勉强之所为。（范开《稼轩词序》，《百家词》）

词至东坡，倾荡磊落，如诗如文，如天地奇观，岂与群儿雌声学语较工拙；然犹未至用经用史，牵雅颂入郑卫也。至辛稼轩前，用一语如此者，必且掩口。及稼轩横竖烂熳，乃如禅宗棒喝，头头皆是；又如悲笳万鼓，平生不平事并卮酒，但觉宾主酣畅，谈不暇顾，词至此亦足矣。然陈同父效之，则与左太冲入群媼相似，亦无面而返。嗟乎，以稼轩为东坡少子，岂不痛快灵杰可爱哉！（刘辰翁《辛稼轩词序》，《须溪集》卷六）

昔东坡见少游《上巳游金明池诗》有“帘幕千家锦绣垂”之句，曰：“学士又入小石调矣。”世人不察，便谓其诗似词，不知坡之此言，盖有深意。夫镂玉雕琼，裁花剪叶，唐末词人非不美也，然粉泽之工，反累正气。东坡虑其不幸而溺乎彼，故援而止之，惟恐不及。其后元祐诸公，嬉弄乐府，寓以诗人句法，无一毫浮靡之气，实自东坡发之也。（汤衡《张紫微雅词序》，宋本《于湖先生长短句》）

议者曰：少游诗似曲，东坡曲似诗。盖东坡平日耿介直

谅，故其为文似其为人。歌《赤壁》之词，使人抵掌激昂，而有击楫中流之心。歌《哨遍》之词，使人甘心淡泊，而有种菊东篱之兴。（陈鬘《燕喜词序》，《燕喜词》）

东坡次章质夫杨花《水龙吟》韵，机锋相摩，起句便合让东坡出一头地；后片愈出愈奇，真是压倒今古。……东坡词如《水龙吟》咏杨花、咏闻笛，又如《过秦楼》、《洞仙歌》、《卜算子》等作，皆清丽舒徐，高出人表。《哨遍》一曲槩括《归去来词》，更是精妙。周、秦诸人所不能到。（张炎《词源》卷下）

此外，《苏轼资料汇编》所辑资料偶尔出现关于作者失考之误，例如第610页的《苏文忠公赠太师制》的作者误为宋高宗赵构。此制词及《御制文集序》皆见存于南宋郎晔奉孝宗赵昚之命编的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》（《四部丛刊》本）卷端。文虽未署作者名，但即在卷端的《东坡先生言行》已明言：“高宗建炎初赠（苏轼）资政殿学士；至尊寿皇圣帝（孝宗）乾道六年谥曰文忠，从眉州守何耆仲之请也，未几，御制文集序赞，特赠太师。”据此《御制文集序》和《苏文忠公赠太师制》皆在名义上为孝宗赵昚作的。参以史籍所载：宋孝宗于乾道六年（1170）追赠苏轼为“文忠”，乾道九年（1173）“特赠苏轼为太师”（《宋史》卷三四）。时人陈岩肖云：“至乾道末，上（孝宗）遂为轼御制文集序赞，命有司与集同刊之，因赠太师，谥文忠；又赐其孙（苏）峴出身，擢为谏台侍从。”（《庚溪诗话》卷上）此文献的线索是非常清楚的，然而《汇编》的编者却不知何故会将制词误为赵构所作。此篇制词关系到南宋朝廷对苏轼之评价，其意义非常重大，故关于其作者之误，不可不辨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冯惠民）